



刻印的母爱

□ 振东

张凤彩,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,她是我的母亲!

青涩一瞬间,两鬓现白丝,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,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!我离开故土、奔波他乡也快22年了,总想为母亲写点什么,纪念点什么,试图让“历史的长卷”能够给勤劳质朴的母亲也记载点什么,每每提笔,却是思如潮涌、一字难书!

母亲的早逝,是儿女心里无限的痛!去年,父亲又突然离世,刚刚不惑之年的我,面对冰棺里静躺的父亲、亲人们的含泪诉说、姐姐们的撕心裂肺、妻子的痛心疾首、儿子的懵懂落泪……俨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办丧礼、撰《追忆父亲》、写《父母碑文》、立墓碑修坟,脑海里无不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“父母恩情,终身遗憾”的难言之隐。重返工作岗位后,总想以繁重的工作和体育锻炼来一次“超负荷”惩罚,总想在另一个时空见见父亲母亲,即使有白天意念的奢望,夜晚在梦中却很难实现,失去至亲的沉痛竟如穿越云霄山顶的阴霾,紧紧地缠绕在胸怀。我也常常在脑海里叩问:“双亲不在,归途何往?”今年清明,赶赴老家,祭奠二老,告慰先祖,亦是心乱如麻!在高铁站候车之时,逛了一圈徐州特产店,看着沛公酒、小孩酥,想起了母亲“一只桃子留一周”“一块月饼藏米中”也要留给子女,自己却总是“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几年”“半块鱼肉都待家人”的忘我质朴……

母亲是1951年出生的,比父亲小2岁,有4姊妹2弟弟,在家排行和父亲一样,居为“二姐”。

母亲吃苦耐劳。在我还未出生时,家里已是7口人,为满足全家人生计,父亲常年奔走南昌、永修等外地做“棺木”、补贴家用,上世纪70年代交通非常不便,一到农忙之时,母亲就“大包小揽”,从针线布绣到农田重农活,母亲都是一人包圆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女汉子”,既要承担自家“扶犁拉耙”的重农活,还要抽身帮衬年迈的外公家,村里都称赞“好恰架”(当地方言,厉害之意)。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是父母建造新房时,为减少开支,经征求大姐夫一家(办砖窑厂)意见之后,自己动手挖土烧砖,建起了“二层红砖洋楼”。母亲面对生活总是乐观以待、独自承受,长期的生活重压和对自己总是“惜钱如命”的心态,让母亲的身体超负荷运转、难以休养,这也是后来积劳成疾的“病根”。

母亲待人真诚。“亏可自己吃,福要他人享”,母亲的这一信条,不仅用在对待子女、对待亲戚,也用在对待邻里、朋友,甚至是无依无靠的“不速之客”也都以礼相待。记得小时候,邻村有一名与母亲同岁的心智残疾五保户大叔,外号“鼠孙”,身高1.8米,块大体壮,脖子上长了一个又大又圆的“肉包”,为讨一口吃食经常主

动上门“打零工”、帮干活,有时喜欢到处游走、漫骂他人,身体的“异形”时常成为大人“哄骗”小孩的说辞。但每次来到我家门口乞讨时,母亲都不要他干活,而是好言相待、以食赠送,他也因此对我另有“关爱”。记得2000年母亲去世时,他还过来祭拜、流泪。后来,每次碰到他转到家门口,我们都会主动给点烟茶、点心和饭菜,去年父亲去世时“鼠孙”大叔还过来主动干活、点烟敬酒、上香跪拜。

母亲教育严明。印象里,母亲对我们的言谈举止要求非常严厉,常说的话就是站要有站相、坐要有坐相、吃要有吃相、读书要有读书的样子。我刚上一年级时学校离家距离不到100米,淘气的我经常编理由要回家,被母亲的同龄老师上门“告状”,说是要退钱退学、无力教导。当晚我就被母亲狠揍了一顿,说起读书不认真,从未向我大过声、伸过手的母亲却吼叫了起来,吓得我再也不敢逃学旷课。慢慢地,衣领折翻、腰带扎系、碗筷摆放、上课作业都规规矩矩。后来到新兵连时,我的“板正坐姿”被指导员叫到全中队示范,吃饭鱼骨头的“规矩摆放”被班长点名表扬。回忆军旅中的成长进步,无一不是刻在骨子里那份母亲正身严明教诲的结果。

母亲知理善良。在那个物产紧张、经济低沉的年代,人口较多的家庭能够吃饱穿暖就是万幸,父亲三兄弟三大家共二十几口人一直“蜗居”在祖上遗传的“棋盘屋”,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,小孩打闹不间断,生活中自然少不了“牙齿与舌头”的矛盾,直到1995年前后才逐步有些好转,母亲便劝导父亲提出“分开建房”、各自安家。当时大娘、三婶还有些不理解,感觉这是在“隔亲”“疏远”,父母也主动让步,减少矛盾。然而,近1年的搬家、建房,让本来都满足于“居家种地”的堂哥堂姐们全部“无奈”外出打工,很快就赚到了“第一桶金”。有了“外财”的输入,使得各自家庭都有了很大变化,曾经“内耗严重”的家人们也“走动起来了”,更亲切了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想念父母的心情就越为复杂、越为煎熬,每当拿起电话、临近节假日……这句话的分量就越显沉重!人死不能复生,唯有将思念深埋心底!有人说,想念逝去的父母,就到老家看一看、走一走,上上坟、烧烧纸,感受一下滚烫烟火替代他们的“轻盈抚摸”;想念逝去的父母,就照顾好好自己的妻子儿女,呵护好他们的健康和快乐,过好小家庭当下的平安日子;想念逝去的父母,就做好互帮互助、互勉互励,让曾经一起住过“世界上最奢侈房子”的兄弟姐妹团结一致,共同进步;想念逝去的父母,就把它藏在心里,化悲痛为力量,不断前行……

留守老人

□ 江继祥

自从年轻的一代到城里或外地买房定居,我们村里几乎只剩下老人。这些老人,如同村庄的守护者,坚守着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。在他们看来,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生存的依靠,更是心灵的归宿,它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。

那些有老伴陪着的老人们,尽管岁月早已在他们的脸上刻满了痕迹,但他们的心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份难能可贵的纯真与温情。在那些琐碎的日子里,偶尔响起的拌嘴和争执声,不仅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绊脚石,反而如同一抹独特的调味剂,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动与乐趣。这些看似不和谐的拌嘴与争执,实则蕴含着彼此深深的依赖与不离不弃。他们深知,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只要身边有对方的陪伴,每一天都是值得珍惜的幸福时光。

在这些老人中,最为孤独的还是那些失偶的老人。每到夜晚,他们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,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虫鸣声。他们尝试着开口说话,或是倾诉内心的孤独,却只能换来一片死寂的回应。为了排遣孤独,他们不得不养点东西。老人会养一只狗或一只猫,虽然它们不会说话,但那份忠诚的陪伴却足以温暖他们的心房。每当看到这些动物活泼可爱的模样,他们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每天,老人们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,他们大多习惯了一天只吃两顿饭。这种饮食习惯并非出于刻意节俭,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减退,胃口自然而然地不如年轻时那般旺盛。吃完早饭,如果天气晴好,老人们会到菜园里收种一些蔬菜,到地里收拾一些柴火,回家后接着干一些家务活。夜幕降临,老人们早早地洗好脸和脚,关灯上床入睡,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。夜色渐浓,繁星点点,万籁俱寂之中,只听到偶尔传来的几处零星的狗吠声。

冬天稍微暖和的时候,老人们则慢慢悠悠地在村子里走走,碰到人多的地方便坐下。他们三五成群,静静地晒着太阳,好像一辈子晒不够。半晌下来,他们也没说几句话。即使彼此搭腔,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。多数时间,他们是沉默的,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。有的坐在那里发呆,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;有的则低着头打瞌睡,嘴角还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老太太们聚在一起,相对话多一些,聊的全是家长里短。哪家儿子有出息,哪家儿媳孝顺……在她们朴实的语言中,总带着几分自己的臆想,说出来的话,难免有些夸大其词,但那份浓浓的亲情和关爱却是真实而真挚的。有时候,她们也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论不休,但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包容。

每年冬至过后,老人们的心里便开始默默计算着日子,期盼着农历年的终点——春节的到来。一听说今年过年孩子们能回家,那份喜悦之情简直

难以言表。一到腊月,他们就开始忙前忙后,打扫房子,置办年货,准备各种美食。大年三十、正月初一,整个村子便沉浸在一片热闹与喜庆的氛围中,鞭炮声此起彼伏。各家在外的儿女和孙子辈们无论多远,几乎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村里。老人们则会站在家门口,望着眼前那条熟悉的小路,期待着孩子们的身影。当孩子们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,他们的脸上便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老人们拿出那些平时舍不得吃的食物,无论是珍藏已久的陈年老酒,还是精心制作的家乡小吃,都拿出来招待孩子们。餐桌上,摆满了美味佳肴。老人们看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,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欣慰与满足。

然而,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过完年,当孩子们陆续踏上返程的路途,老人们的心也随之空了下来。他们站在门口,目送着孩子们的身影渐行渐远,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。那一刻,他们眼神中满是不舍,脸上写满了落寞与惆怅,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没过多久,他们开始怀念那些围坐一堂、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。他们期待着下一次的团聚,期盼着孩子们再次回来,哪怕只是片刻的停留,也能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。

可是,这样的团聚还有多少次呢?那些看淡了生死的老人,也难以逃脱病魔的侵袭。突然有一天,那些难缠的疾病,竟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,如同不速之客,带着几分突然和决绝。这些疾病有的如狂风骤雨猛烈,有的则如细雨绵绵持久,但无一例外地侵蚀着老人们原本就脆弱的身体。在与疾病的较量中,老人们尽管奋力抗争,却往往因力不从心而败下阵来,只能拖着日益虚弱的病体,静静地躺在床上,等待着那个无法回避的时刻的到来。

在这段时间里,老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。他们一方面坦然地接受着生命的倒计时,另一方面却又在内心深处默默牵挂着远方的孩子,尤其是那些尚未成家立业、仍在为生活奔波的孩子们。有时,他们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相当糟糕,但为了不让孩子们知道而担心,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,老人们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份痛苦,将病痛深深地埋藏在身体里。直到有一天,他们再也无法下地行走,只能悄悄地躺在家中,直到儿女们得知消息回来。那一刻,老人们的眼神中或许会闪过一丝难舍和留恋,但更多的是对生命的释然和对孩子们未来的期许。最终,当生命之火熄灭,他们在亲人们一片悲痛的哭声中,平静地委身于黄土之下,留给儿女们深深的愧疚与无尽的思念。

老人们用一生的辛劳与付出,换来家庭的幸福与子女的成长,却在晚年时,面临着孤独与期盼。他们需要的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,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陪伴与关爱。儿女们,常回家看看吧!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,都能成为他们心中最宝贵的时光。